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上)

河南大学学人文丛

孙作云文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上)

河南大学出版社

河南大学学人文从

孙作云文集





目 录

读鲁迅先生“论神话”的一封信	(1)
中国古代图腾研究	(3)
黄帝与尧之传说及其地望	(127)
中国的第一位战神——蚩尤	(140)
蚩尤、应龙考辨	
——中国原始社会蛇、泥鳅氏族之研究	(160)
蚩尤考	
——中国古代蛇氏族之研究·夏史新探	(174)
后羿传说丛考	
——夏初蛇、鸟、猪、鳖四部族之斗争	(241)
饕餮考	
——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	(299)
说饕餮	
——旧作《饕餮考》的总结及补遗	(343)
饕餮形象与饕餮传说的综合研究	(349)
盘瓠考	
——中国古代狗氏族之研究	(421)

读鲁迅先生“论神话”的一封信

本年(整理者按:指1977年)6月10日《参考消息》转载了港刊的一篇文章,内附鲁迅先生1924年3月15日给他的学生梁容若的一封信,读罢很受感动。

在这封信里,鲁迅先生具体地谈到了他对于中国神话的一些看法,并指出了如何进行研究的一些问题。像许多伟大的学者一样,他把他的注意力很早便倾注到神话传说的领域内,想在这一领域内,研究中国的文化。这方面无疑是正确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参考。这封信在鲁迅先生的所有书信里,无疑是重要的一封信。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童年时代便注意于神话传说。他曾经积攒了零用钱,买了一部《山海经》,其中有图,大概是毕沅的《山海经校正》。他对于书中的图,一一加以临摹。这种兴趣和注意力在他一直未中断。在大学讲《汉文学史》及《中国小说史》时,他都一再地提到神话的重要性。到老年,他以其极为精炼之笔,写《故事新编》,如《不周山》、《治水》、《奔月》等文,都贯注了他对神话的深湛研究,古为今用,对于当时的社会加以鞭挞。这些小说,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大放异彩。这样的小说,只有鲁迅先生能写出,别人谁也无法执笔。可以说,神话传说之学,是鲁迅先生学术研究与创作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话,在我们看来,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而加以解释;是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图腾信仰及人物故事的一些遗

留。由于社会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人对无阶级社会的氏族组织、图腾信仰、人物故事等等不理解,便把它们视为神话。“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们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①恩格斯虽然说的是宗教,但完全可以用来说明神话的形成及其发展。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指示,我们研究神话传说,必须牢牢记住。我们要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关于从氏族到国家的这一段历史的论述,使我们在扑朔迷离的神话的大海中,不致迷失方向。不用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完全解决了人类起源的根本问题,使那些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完全消失。

鲁迅先生在那么早的年代,便提出了这个课题,但由于时代所限,未及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便溘然长逝,这实在是令人惋惜的事。

鲁迅先生说:“关于中国神话,现在诚不可无一本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国虽然有一两本神话研究的书,但距离科学的研究尚远,这是勿庸讳言的。我们应该完成鲁迅先生的遗志,在这方面作出可喜的成就。

(此文未发表,写于1977年)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中国古代图腾研究

一 提 要

本篇是我作图腾主义 (Totemism) 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40 年春,我和杨莲生(联陞)、姚茫子(鉴)、李光璧诸兄有一个读书会,这篇论文的初稿,就是那时候在读书会上的报告。是年冬天,我曾经把它打字油印,分赠诸位好友求教。1941 年的春天,又把它刊登在《中和》月刊第二卷第四、五两期上。从那年秋天起,一直到 1945 年的秋天,我曾在大学里把它当做《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讲义,为诸同学举例说明。在这七八年间,我为口腹之累奔走各处,但每有余暇,便对这些问题作断续的研究。计前后撰《黄帝即尧辨》,《说玄武——中国古代龟氏族研究》,《说鸱尾——中国建筑装饰上之图腾遗痕的研究》,《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大雉考——从纪功跳舞到打鬼游戏·旧腊至元宵间古礼俗钩沉》,《日本追雉之二三考察》,等等。字数约在五十万字以上,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整个系统的考察;换言之,即是关于古代中国蛇种族 (tribe) 的图腾信仰与制度的研究。我举出这许多论文,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本篇论文只是这许多问题中的一环,而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环。现在时逾七八载,旧游星散,新知寥落,在意见上也没有更大的发展,所以我把它重新改写一遍,以求教于国人之前。

我现在先把我的结论作一个鸟瞰式的叙述:

在中国古代曾经广泛地实行过图腾制度,这时间若用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相当于“三代”以前,约去今五千年左右。古人解说古史,多从三代讲起,若用我们研究图腾的眼光来看,这种分期法是对的,它不仅是一个朝代的划分,而实在是一个社会的与文化的划分。换言之,在三代以前——就等于《史记·五帝本纪》上所说的“五”帝时代——就是图腾社会;不过这个图腾社会,已属于晚期的图腾社会,代之而起的便是奴隶社会的文明社会了。在这时代,保存在历史记载上的有三件最惹人注目的大事:第一件就是黄帝把蚩尤杀死了。从种种方面看,蚩尤这部落在文化上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它已经脱离了图腾社会,即摩尔根所谓半开化社会;而进入奴隶社会,即父系家长制的社会亦即摩尔根所谓文明社会。其详情留待下文申述。第二是灭了蚩尤的黄帝(尧),经过选举的民主的手续,把王位传给他的女婿舜而不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这表示在这部落之中,文化低落,父系制度还未正式建立,财产与王位的继承尚保存母系社会的过渡形态。第三件事,便是蚩尤的孙子禹复国中兴以后,不把王位传给据说是帮助他“烈山泽”的伯益,而径传给他的儿子启。这表明父子相传之事已成定局,即父系制度完全建立。所以,这三件大事,在中国上古史,特别是神话传说时代的历史,构成了三个最重要的课题,是一切神话传说的中心。我们把这几件事,看做是中国史前上的一个枢轴,即从图腾社会走向宗法社会,从半开化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三个具体事实的表现。我们不妨说,在夏禹以前,是中国史前时代,从夏禹时代起便进入了历史时期。

我们先把史前期的中国图腾社会作一鸟瞰式的考察。至少在中国五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有许多以鸟、兽、虫、鱼等动物为图腾的社会。首先惹起我们注意的是活动在黄河中游而且似乎又是从南方迁徙而来的,以两栖动物及水中动物为图腾的诸种族:在这些种族之中,据现在所可确知者有蛇(龙)、龟(鳖)、鳅等氏族。在历史上,首先表现的即是本文所处置的蚩尤种族,他是蛇社团的大酋长,更及两栖动物诸社团的联盟首长,他的地位相当于后代的王。这一种族在

当时文化最高,是中国文化的开启者。在沿海区域,即自辽东半岛经山东半岛南又过淮水流域,有似乎是从东北方面来的以诸鸟、日、月等自然现象为图腾的诸种族。在历史上所说的舜(孔雀)、瞽叟(鸱鸢)、丹朱(鹤)、皋陶(鸠)、伯益(燕)、后羿(乌)等等,皆是这一系统的社团酋长。在西北高原地带,有以野兽为图腾的诸种族,如和蚩尤作战的黄帝,便是以熊为图腾。他伐蚩尤之时所带领的几个近亲社团,如黑、貔、貅、貙、虎,皆以此等野兽为图腾者。又在西北诸“狗国”之中,有用狗的皮毛来区分的诸“狗族”,如以花狗为图腾的“槃瓠族”,以红毛狗为图腾的“赤狄”以白毛狗为图腾的“白狄”皆是。还有以虎为图腾的西王母,与以羊为图腾的周先妣姜嫄之族皆是。在这些光怪陆离的诸种族之中,若求他们的确实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是活动的,但是大致的方向却是可以推得的。中原多以两栖类动物为图腾,西方多以野兽为图腾,东方多以鸟类与自然现象为图腾,并且因为战争与寻食的关系,这中、东、西诸种族在后来,即图腾社会的中晚期,有一个大混合:东方的会跑到西方去,如秦赵之先祖便是;北方的会跑到南方来,如西北狗国的槃瓠族跑到南方成了湖南的武陵蛮,以至今日两广黔滇的瑶人便是。这图腾社会的三大支系,在后代,便成了三代的祖先。换言之,夏是中原蛇氏族之后,即蚩尤之后人,商是东方鸟氏族之后,周是西北熊氏族之后;所谓三代又不单是一个朝代的划分,而是一个民族系统的划分。总之,在纪元前三千年左右,中国本部盛行着图腾制度,这大致是无可疑问的。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旨在说明黄帝与蚩尤的战争,是古代图腾部落的战争。蚩尤以蛇为图腾,其近亲氏族为泥鳅,在神话上的名字叫做“应龙”。在这次战争中,它本来属于两栖类动物图腾社团,它本来应该帮助蚩尤,但因为蚩尤的贪得无厌,促使了内部自己的分裂,所以它作了黄帝的内应,所以在神话上的名字又叫做“贰负之臣”。和蚩尤(蛇社团)通婚的氏族为鳖,即换句话说蚩尤的太太就是鳖女,他们的儿子承继了他的太太方面的图腾,所以就是鳖男,这人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鲧。鲧就是蚩尤的儿子,或是儿子一辈的男子。鲧再娶蛇

女,是即修己,修己即长蛇,所生的儿子应与修己同一图腾,此人即是禹,所以禹又名句龙;句龙即蛇龙、虬龙,亦即蛇。禹娶涂山氏女曰女媧,一名閼妃,也是鳖女,而入于父系氏族。所以禹不能像尧那样把王位传给鸟族的益,而一定要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启。这不是他自己好恶的问题,也不是启的肖不肖的问题,而是父系制度不得不尔的承继法。启名为夔,而夔亦即夏,所以夏直以图腾(夔龙=句龙=蛇)之号为国号,更随着男系家族的成立所以他们也只能以男系图腾的夏(夔=龙)为国号,而不能以女系图腾的鳖为国号。我们从这里不特知道了蚩尤的近亲氏族为鳖、为应龙(泥鳅),而且知道蚩尤的后裔即夏,夏人即蚩尤之后。

和蚩尤作战的黄帝,以熊为图腾;他的近亲氏族有黑、貔、貅、貙、虎。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黄帝屡战屡不胜,于是乎联合他的近亲氏族,又联合东方的鸟氏族大酋长舜(风后力牧),日氏族女酋长女媧(魃),又得着蚩尤的近亲氏族应龙为内应,好容易才把蚩尤战败,并且杀死了蚩尤。黄帝(尧)在战胜了蚩尤以后,一时做了当时各部落联盟的军事酋长,即各氏族联盟的大酋长,不久便把王位用选贤的方式——实在也是部分根据了母系氏族继承法的旧规,把王位传给他的女婿舜(顓项,帝喾),舜于是乎继承了王位。在未让位给舜以前,他对于这些亡国的奴隶怎样处置呢?他觉得叫他们治水,是这些居住在常闹水灾的黄河中流人的最适当的工作。所以他就吩咐这些亡国奴隶们去给他治水,在这治水神话的背后竟隐藏着这样一幕亡国悲剧。鲧(共工氏)治水九载无功,又想和舜(顓项)争夺王位,所以舜便以治水无功之名诛鲧。鲧的儿子禹这时候也随着他们的族人共同治水,尝到了亡国的滋味,后来禹便能联合他们的族人一同起来把舜赶走,自己就了王位。同时更因为他在当初被罚治水的时候,他和太太生离死别,所以他也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舜,使舜的二妃不得从舜于苍梧之野。我们从这个故事的全体性上来看,鲧禹治水是两栖动物图腾社团败亡以后被罚的苦役。

从图腾主义的观点来看,黄帝的胜利与蚩尤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因为蚩尤部落的社会组织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私有财产制度已经正式的确立,铜制兵器已经广泛的应用,母系社会已经蜕变为父系社会。由于财产的集中,政权的集中,作为普遍民主主义色彩的图腾主义,在当时已不足以维系诸氏族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氏族联合,共同复仇在当时已非约束群众的铁的纪律,所以应龙不但不同御外侮,且甘为敌应。而因为财物及土地的掠夺,更激起了四周尚迷恋于图腾主义的诸氏族间的联合。所以在内外夹攻之下,他失败了。反之,在黄帝方面,图腾主义的韧带还相当的坚强,所以他能在累败之余,起近亲各族之兵,共同来打蚩尤。又因为在生活上还过着游牧式的生活,黄帝族行动飘忽无定,适宜于攻击定居的民族,所以他才战胜了蚩尤。然而毕竟蚩尤之族是有高度文化的,所以这族人能在亡国十七八年之后,而急骤地复国中兴,这便是夏的建国。文化高的民族虽一时屈服于文化低的民族,但终究文化高的民族要战胜文化低的民族。

在这里要附带说明的,就是黄帝战胜蚩尤之后,新造作一种极其野蛮的纪功跳舞,这种跳舞就是在战胜纪念日(相当于现在的腊月),俗谓之“踢毬”,毬即代表蚩尤之头。因为这游戏发源于战斗,所以在后代就变成军戏,是一种锻炼体格和比较技艺的游戏。又古时候有跳舞必有音乐,和这种音乐相配合的有“柷鼓之乐”,名“咸池之乐”。“咸池”,就是“砍蛇”,“柷鼓”就是“鼓吹”,一名“凯歌”。“柷鼓之乐”十曲,就是表演当日伐蚩尤以及战胜蚩尤的经过。无论“蹴鞠”之戏和“柷鼓”之乐,其内容皆是打蚩尤的。殆至蚩尤被认为是恶人的代表,是鬼怪中的大鬼,是让人贫困兴疾病的主使者。所以这种原始的纪功跳舞一变而为打鬼逐疾的傩戏,就是古代黄帝战胜蚩尤的纪念。现在年节中的种种仪式,特别在其原始意义上,如腊八粥、秧歌、爆竹、钟馗、门神、桃符、灯火之类无一不与打蚩尤有关。其中如秧歌、爆竹,可以说直接源于黄帝打蚩尤的故事。

至于蛇氏族在这一方面又如何呢?他们在夏代建国以后,有他们自己的纪功跳舞,这种跳舞就是古书所说的“大夏之乐”。“大夏

之乐”就是表演鲧禹治水成功的乐舞,这种跳舞在后代所遗留的形式,就是一直到现在还保存于民间的祈雨时之舞草龙。又原始的蛇氏族对于蛇图腾的崇拜,其典仪虽不可尽知,但我想现在的二月二“龙抬头”节,也许就是蛇氏族祭祀其神蛇(龙)的大节。在二月二用土(灰)做龙及其它形式,又无一不附会于龙。我想这土龙,大概也像澳洲中部土人 waramunga 的人“福龙魁”节一样,用土做龙而向之舞蹈。

又图腾的实物为蛇,但神物为“龙”,龙即是图腾化的蛇。今日在意识中所残留的一切均与龙有关的迷信、习惯、传说等等,及在艺术中的龙,无一不起源于图腾。中国古代所称之四灵中的“龙”,其涵义即是蛇图腾崇拜的固化。

我们根据以上所论,不特知道中国古代经过一个氏族社会的阶段,有图腾信仰,而且知道这种信仰这种制度还部分地或改头换面地存在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今日研究它,除明其真相之外,还应该把这些残存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图腾主义遗泽,加以整理而赋予一种新的意义,以作成我民族所特有的兼容并包的悠久的美善的文化,才无负于我们祖先所给我们保留的文化遗产。

二 洗刷的与未洗刷的历史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所载的关于黄帝与蚩尤战争的记载是司马迁及司马迁以前之人已经洗刷过的史料。其文如下: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

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但《山海经》关于这事的记载就不同了。《大荒北经》说：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妭）〔郭璞注：音如旱妭之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又《大荒东经》曰：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这可以说是未十分洗刷的史料。此外还有许多，均详后。

《史记》这段文章表面上虽然文从字顺，一气贯注，但仔细一推敲，则大有问题。首先黄帝出世的时候，在神农氏统治中国的时代，神农氏是什么人呢？说着神农氏而平空又出来一个炎帝，炎帝又是谁呢？并且照这段文章所说的炎帝的情形，其地位又决不下于神农氏，则炎帝这人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神农氏之世，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为暴”，说完了蚩尤最为暴之后，紧接着又说“炎帝欲侵凌诸侯”，照这上下文的口气和事情发生的顺序来看，似乎炎帝就是蚩尤。说炎帝即蚩尤，除本段所论及下文所列材料在在皆足以证明之外，清朝的梁玉绳已先我而发：

考《逸周书·尝麦解》：赤帝命蚩尤字少昊以临四方，蚩尤攻逐帝于涿鹿，黄帝乃执蚩尤杀之。左传僖二十五年：“黄帝伐阪泉之兆”，亦指蚩尤。然则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是轩辕勤王之师而非有两事，故《逸周书·史记解》蚩尤曰阪泉氏，斯为确证。……盖纪中两炎帝字，俱蚩尤之误。

炎帝既为蚩尤，可见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就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在黄帝一生，也可以说在蚩尤一生，其最大的一件事，也就是使后人绝对不能忘也不应该忘的一件事，就是两个人也可以说两

个部落，曾经战争过一次。这一次战争，在事实上，在记载上，实在是名符其实的中华开国的第一次战争。

我们对于这一次战争，应该把正史和野史，也就是洗刷过的史料与未曾洗刷过的史料合并来看。在《山海经》里也就是在尚未过分别刷的史料之中，保存这次战争的真正史实不少。据《山海经》所言，我们可以知道有和黄帝站在一条战线的应龙、女魃；有和蚩尤站在一条战线的风伯、雨师。但风伯、雨师，据种种方面考察在这里只表示风雨一事，并没有真人帮助他的。这是一个字眼儿，是未十分洗刷的材料之中已经洗刷的分子。但不管怎样，结果都是一回事，就是蚩尤被杀，黄帝胜利。但在这里我们有疑问的是在这次战争之中，参加战斗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些怪名字呢？应龙、女魃，这是人的名字么？还有《史记》上所说的黄帝伐炎帝之时所教的熊、黑、貔、貅、獬、虎，究竟是人呢？抑是物呢？若为人，则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怪名字？若为物，则岂有人能令物以与人战者乎？这种野兽不但见于正史，亦且见于巫书。西汉初年易家焦贛《易林》曰：

白龙、赤虎，战斗俱怒。蚩尤败走，死于鱼口。（《坤之临》）

白龙、黑虎，起伏俱怒。战于阪兆，蚩尤败走，死于鲁首。

（《同人之比》，又《蒙之坎》、《益之比》，同。）

前言“战于阪兆”，而后言“蚩尤败走”，是显然以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的，因而炎帝亦即蚩尤。《宋书·符瑞志》也说：

勅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黑四兽之力。

以女魃止淫雨。

亦以虎豹熊黑之事，并属之蚩尤。可见炎帝即蚩尤是绝无问题的。有问题的还是为什么黄帝能教这些猛兽以战呢？关于这一点，前人也觉得有问题，于是弥缝为之说曰：

黄帝于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太平御览》七十七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

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周礼有服不氏，掌教扰猛兽，即古服牛乘马，亦其类也。（司马贞《史记索隐》）

此一说也。这一说是以六兽为实在的六兽，犹如田单攻燕的火牛阵一样。在古时候是不是有这许多驯兽专家，并且这些兽是不是可以驯，都大成问题的。中国人的驯牛以为人用，据说是始于殷王子亥。在这以前，居然能驯这些猛兽，是大可怀疑的。在这实物说明外，又有一说：

案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张守节《史记正义》）

以猛兽之名为军队之名，似乎也是后人的想像。所以，我对于以上两说全不相信。

我以为在这次蚩黄二帝的战争中，所有这些参加战斗的角色，也如这次战役的主角一样，皆图腾氏族人民以及图腾氏族的大酋长。黄帝有熊氏，以熊为图腾；蚩尤以蛇为图腾；在黄帝方面的熊、黑（熊的一种）、貔（白狐或曰豹属）、貅（貔的一种）、貔（似虎）、虎，就是以熊为图腾的熊氏族，以黑为图腾的黑氏族，以貔为图腾的貔氏族，以貅为图腾的貅氏族，以貔为图腾的貔氏族，以虎为图腾的虎氏族。黄帝有熊氏和这些以野兽为图腾的氏族为近亲氏族，彼此之间的关系必十分密切，当时或为一个联盟，而黄帝为这些氏族联盟的大酋长也说不定。并且，同在这联盟之中，一如文字表面上所表示者，熊黑为一胞族，或即一 *phratry*；貔貅为一宗，貔虎为一宗，这种区别真是有条不紊，而且非常适合的。在图腾社会，凡属同一图腾的人，彼此之间谊若手足，有共同抵御外侮的义务，由氏族而分裂的宗（*phratry*）当亦然。所以在黄帝和蚩尤作战失利的时候，他们都能一致奋起，共御强敌。可见在当时图腾社会所加于各分子之间的系带，即规则，在他们犹必须遵守。可见他们所处的社会犹去真正的图腾社会不远。反之，在蛇氏族的大酋长蚩尤一方面，其近亲氏族有应龙，应龙即以泥鳅为图腾者；有鲮，即以鳖或龟为图腾者。这些氏族皆以两栖动物为图腾，在他们当初也应该有一个联合，他们受到西北猛兽氏族的侵袭时，理应共同起来，一德一心，抵御外侮。不过，因为他们的社会组织已入于农业社会和祖先崇拜，图腾主义所加于他们的约束已经无法

维系,所以他们一遇着强敌压境,立呈分崩之象。应龙首先在这次战役中做了“汉奸”,它不但不去帮助蚩尤共御黄帝,反而帮着黄帝打蚩尤,所以他在后来被人送了一个外号,叫做“贰负之臣”。贰负也就是后世史书上所谓二臣传中一类人物。至于问题中的女魃,我想即东方民族以鸟与日为图腾的女系大酋长。中国古代沿海系的各种族——往北至少可以数到辽东半岛,往东为朝鲜半岛,西为山东半岛,以及沿海至于长江下游的各种族——多以鸟为图腾,又以自然现象,如日、月、风、雨等为副图腾(subtotem)或“联合图腾”(associated totems),一如澳洲 Queensland 等地土人之所为者。女魃能止雨,又“所居不雨”,看情形大概她以鸟与日为图腾的,因为日头出来,风雨当然也就可以停止了。后人不知道这日头是她的图腾,并非她本人有止雨使旱的能力,便一口咬定说她是旱神,能止雨。又因为她在当时曾经帮助过黄帝杀蚩尤,又因为蚩尤的图腾为蛇,为水虫,后人附会说能兴云雨,所以一块说:在黄帝和蚩尤作战的时候,蚩尤纵大风雨,女魃出来了,把蚩尤所作的风雨止住了,黄帝才能杀了蚩尤。这都是时移世转,图腾社会和图腾信仰已经不复存在,把真事变成了假事,把人话说成了神话以后所作的把戏。

在这里,我们还得把女魃的部落再略为考释,因为这不但因为她曾经参加过这次战役,而主要是因为从她这里可以考见当时民族的移动、各民族相互的关系,以及从这以后事实的推演。女魃的魃字,《说文》云:“旱鬼也。”《诗经·大雅·云汉》云:“旱魃为虐。”《毛传》说:“旱神也。”《神异经》云:

南方有魃,长二三尺,裸身,目在顶上,行走如风,见则大旱,一名旱母。

字一作“媛”,《文字指归》云:

女拔,秃无发,所居处,天不雨。

按魃、媛即“拔”字,谓拔除草木,赤地千里也。因其为鬼,故从鬼;因其为女,故从女。这都是不重要的问题。问题是她以日为副图腾,为日氏族的女酋长,大概也像日母羲和、月女常羲一样,说不定她也就